

在美国邂逅中国古画

■辽宁兴城 文勇

去年初冬时节,我去美国波士顿参观了美术馆博物馆。该博物馆以收藏东方艺术品著称于世,现藏有中国和日本绘画五千余幅,有相当数量的宋、元时期名画,如保存完好的唐张萱《捣练图》、宋徽宗《五色鹦鹉》等,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真迹。

进入博物馆,穿过一座漂亮的带廊柱的门廊,我来到了178号展厅。突然,我的目光被一幅古画(见图)吸引住了:画中人物面呈蓝色,着青灰色衣袍,手抱书卷,腾云驾雾。因为画幅巨大,人物表情生动传神,一看就是来自中国的古代杰作。

走近可见,画面已经

陈旧破损,有两道裂痕几乎贯穿画面中央。画中人物左脚黑色靴子处也有明显缺损。根据导游对这幅画中的人物和它的修复工作的讲解得知,这是明代的一幅画作,叫《道教雷部辛天君画像》,是这次主题展中十分重要的画作。现场虽有美国游客,但他们也和我一样,都是第一次近距离观看到修复过程。

据介绍,这幅古画此前一直存放在库房。当时这幅绢画状态十分糟糕,因过于巨大,画卷中间已经裂开,更因为存放年代久远,许多地方已经受潮,有水迹或者生出了霉迹。因为此前有一幅巨幅画在这个展厅修复完,一切设备都可以利用,于是它便被挪到了

178号展厅进行修复,同时也把修复过程展示给观众。

修复工作十分复杂。这幅画算上装裱长将近5米,宽近3米,两位修复师必须分区进行清洗,上面用刷子蘸水冲洗,下面用抽气板连同脏物等一同吸掉。每个区域要清洗两到三次,与此同时,要用过滤水和吸水纸将霉迹从表面去除。

画作的破损之处要进行加固。两位来自中国的修复师,用黏着剂“布海苔”对画作破损处固定,阻止破损继续加大。修复中,最重要和最难的是揭托——揭裱纸之后,因画作没有依托,需要马路上加上新的裱纸,这个工作开始后,一天都没有办法停下来。为顺利完成

揭托阶段,他们分别从弗利尔美术馆、新加坡文物局特请来两位修复师来帮忙。

修复师说,这幅古画要进行重新装裱,装裱之后在上板绷平的时候,他们会调配出缺损处的颜色补到绢上。而对于原有绢画,修复师想把它最大限度地维持原有状态,不在图像上做任何改变或添加补笔。在干燥过程中,还会再将画松弛一下,再研装、上天地杆,才算完成。所有工作要到今年2月份才能完成。

这幅古画是由美国威廉·卡瓦诺和凯瑟琳夫妇,在1993年从弗兰克·卡罗公司购得的,凯瑟琳非常喜爱收藏中国画。这对夫妇在1998年把它捐给了波士顿美术馆。可惜关于这幅画的历史档案没有太多保留。这幅明代中国画,没有题记,只有一个篆书“安阳县印”印章,它带着许多神秘的色彩,隐藏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


看着眼前的《道教雷部辛天君画像》,犹如艳丽的花朵,在异国他乡绽放,听着它们在海外的坎坷经历,这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,都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。好在有中国专家在海外守护着它们,看到文化瑰宝得到了善

待,心里既遗憾又感动。连接着中美传统文化的中国古画,延续了五千多年的华夏文明,塑造了丰富的文化基因和彼此间的心有灵犀。它也提醒我们不忘国耻,发奋图强,创造新时代更美好的家园。

笔致精逸 迥丽天成

——小写意画家朱礼元及其《春色鸟鸣图》



■安徽安庆 姚悦

数年前,挚友持京城画家朱礼元《春色鸟鸣图》(见图)立轴,示余欣赏品鉴。展开画卷后,虽对画家之名不甚了解,然其笔墨之清润、敷色之雅丽、用笔之工致、构图之生动,足让我内心甚为震撼。

朱礼元,1943年生,字笠园,号仁丰,北京人。工花鸟、山水、书法,尤精工小写意花鸟。1962年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院,国家一级美术师。曾师事赵梦朱、马晋、王雪涛、李瑞龄等当代书画名家。朱先生天资聪颖,笔墨悟性极高,在恩师的指导下,接触了不少的古画名作。京华乃“物华天宝,人杰地灵”之皇都,书画名家辈出,尤以“京津画派”而独享大名。朱礼元“文革”回京后,由于绘画之技突出,亦被国家选入故宫,进行古画复制工作。他除了每日

精心复制古画工作外,还接触了大量历代古画真迹,并认真研究临摹了众多古人绘画真品。这不啻为丰富自己传统绘画水平,提高理解古人精深笔墨,打下了夯实基础。

朱礼元是主攻小写意花鸟的一名传统画家,笔墨“精工而不僵”,敷色“秀艳而不妖”,骨子里无不透着股文人傲然情怀。这是通过对临摹大量古画的深深理解而悟出的。临摹古画,只是其渗透传统笔墨的精髓所在。而认为大自然野外真实写生,则更为重要。朱礼元对于每幅画的精心创作,都非常严谨不苟。所谓一幅“花鸟画”的构图经营,顾名思义,就是画中必需有“鸟”。有鸟之鸣,乃画尽活,亦为画中之精神所在。朱先生观察生活细致入微,笔下鸟雀画得鲜活生动。不仅承袭宋画院花鸟之胎息;更有宋元后期工致花鸟之神韵。花鸟画之难,难就难在画家对鸟之生动造型的准确把握,而朱礼元所写每一笔花鸟造型,由于洞察细微,笔墨都非常精确到位。古人云:“变则通”,而画“通”则能“变”,则是画家笔墨不囿于古之新创。朱礼元的绘画,不仅深深扎根在传统花鸟的基础上,而且笔墨变化自然不雕。在色彩的运用上,花鸟画讲究“艳而不俗”,“甜而不腻”。敷色的淡雅深沉,都是体现画家思想内涵,对于自然美的认知。朱礼元小写意花鸟,画的笔致工拙劲秀,清新亮丽的灵润画面,使画中“墨与色”的完美交融,更具风姿摇曳之神韵,尽显画家自然天成的艺术思想。色中之笔,墨中之润,更凸显小写意花鸟,色墨交融的雅丽之境。宋画院花鸟之所以笔墨绝妙,一是画技精深,二为重视写生,三则画境真实“画境”笔墨,乃是整幅画中,最深邃的思想艺术灵魂。

马晋曾赞朱礼元画曰:“礼元天赋聪颖,绘画作品工细之处,细致入微,笔法严谨,力透纸背;豪放之处,超拔纵逸的笔法墨韵,却不失工致抒婉的格调。无处不散发出雅逸的文人气质与才华”。马先生画评,真实不虚,确似“笔致精逸,迥丽天成”。

猫蝶相伴祥瑞意

■江苏泰州 李晋

程璋(1869—1938),原名德璋,号瑶笙,祖籍安徽新安,居江苏泰兴,海派著名画家。他少时即表现出绘画天赋,后从画师汤润之学画,主攻没骨花卉,很快便有所成,后久寓上海,担任过苏州草桥中学、常州粹化学校、上海中国公学、北京清华大学等学校教师。有资料显示,上世纪30年代初期,时白米每担5至6元时,其一幅扇面润格就高达108元,且购买者甚多。

“打铁还需自身硬”,程璋的市场热度与他的深厚造诣密不可分,特别是程璋在中年后,大胆变法,为时人所瞩目,广受好评,其山水、人物、翎毛、走兽无一不精,尤工于走兽,其在大量的写生中,掌握了动物的自然形态与生活个性,程璋偏爱于写猫,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其《双猫窥鱼图》。

这件《猫蝶图》曾流通于拍场,以猫蝶为主物象,谐音“耄耋”,意指八九十岁的高寿年龄。猫蝶图是历代画家所钟爱的祥瑞题材,程璋以此画送给友人,寓意一目了然,全图构思精巧,色彩明快。一块坦荡如砥的山石之上,活动着三只狸猫,水墨的高妙处理,使它们的



皮毛看上去很是润泽,甚至带有光亮的质感,能感觉到这是一个有阳光的日子。画面略下方的两只狸猫一只为黑白斑的花猫,

另一只花猫除尾巴和脚爪上带有黑色外,身上其他部分皆为白色,两猫依偎在一起,起到了很好的互补作用,它们安静地卧于石面,它们的目光看向前方和边侧,看似在慵懒地休息,但目光中仍流露出警惕。

另外一只狸猫似乎为两位休息的同伴在站岗放哨,它双眼威严地瞄向上方的一只黄彩色的蝴蝶,伸出前爪,咧开嘴叫唤,好像在警告蝴蝶,别再打扰它们,蝴蝶似乎没有注意到花猫,依然在翩翩起舞。画面山石以玉兰树为配景,紫白色的玉兰花生机盎然,姿态各异,增强了画面的主题层次,同时,玉兰花在狸猫和蝴蝶之间起到了很好的过渡,冲淡了它们激烈的对抗场景。巧妙的是,在图画的下方,还有斜伸出来的娇嫩玉兰花,一只体格略小的蝴蝶正围绕花儿盘旋,这与上面的蝴蝶形成上下呼应的艺术效果。

在画面左上方的落款中有“拟宋人院体画意”之句,可见程璋的创作思路,但就全图而言,又有别宋人的工笔画风,通过此图,不难发现,程璋不仅传承了前贤写生技法的精髓,同时又创新地植入了西洋画技法,从而形成了物象传神、画意清朗、色彩明亮的艺术特点。